



15
1423
1



2311

廣陽雜記



8541
1

廣
陽
雜
記



門 45
號 1423
卷 1

劉處士墓表

早稻 大學 圖書館
27.6.3
藏 書

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口口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處士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

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
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
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嘗爲學者曰
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爲天地之心嘗
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
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
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
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
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

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
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
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
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
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
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
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
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
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

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
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
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
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
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
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
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淡嘗從容
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
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

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
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
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
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
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
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
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
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
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

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賫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彛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

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
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
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
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
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
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悲哉
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
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
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

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
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
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
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
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
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
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厯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
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
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

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

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

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

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蓄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

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
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
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
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
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
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
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
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
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

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
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
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
之六七十年以後口口口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
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
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
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
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
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

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
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子
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
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
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其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
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
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
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

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
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臺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
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
其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
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
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
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尙平實而繼莊之
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
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尙附存其新

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
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 大兵征俄羅斯及王
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
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
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
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尙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
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
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
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爲遷江縣知縣于王
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
上書論平西

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

廣陽一
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
朝雖爲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
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
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
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 西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
藍

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旗無王但有都統卽固山額巾副
都統卽梅勒章京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
副都統一員

每八旗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
龍纛

每旂喀把什蝦一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
巴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

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其牛象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象
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
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象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
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
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兵甲二十名無馬
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象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
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燾章京有織金龍燾蒙古滿洲無月漢
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燾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一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燾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燾無蟒

牛象在家有官燾一杆漢京疑當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
銜有燾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燾

加甲喇章京出兵爲夸蘭大有燾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

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

草二束料五升

牛象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

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

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

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

什庫同

廣陽一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
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

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

東西四旂共烏可勒一員卽九門提督

東西四旂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

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象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

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州蒙古漢軍各固
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楚述
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
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
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鏞終于粵西永歷諱由
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季野云
劫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湄山
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尋禮王制殷人尋
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月誤作
從日或書作嘒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
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
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
粒皆破碎

馬背之藉鞞世俗或書作屨攷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奕說

文履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履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屨非又有屨字同履亦非馬背藉蓋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鞍屨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

于陞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厯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士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眾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眾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裏蹠音鳥蹠銀之別名即馬蹠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為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

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

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論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 諫字倉先切言語和悅

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立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為赤子心著一號

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

後求方焉竹籛三百餘根籛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籛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尙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尙饗

方曰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復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

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羸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焱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爲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

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爲人爲妖其腳跡甚小常人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履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還俗名黃來鸞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綬令原葬人李成爲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卧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

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卧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卽孫可望也

應潛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珎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四年間嚶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貨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嚶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爲僮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餒至

廣陽一
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
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
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其食二年註誤去去
之日留者鞫鞫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
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
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
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
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
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
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
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
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
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
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
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
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

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鼓勇傲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邱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珓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鉢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譎戾行堪句讀師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爲

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驚覺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

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

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三日延平王

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燠侯劉國軒伯馬

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

盡日不出文一人山前奉命之臣至平門負馱白粉一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

一錢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

亡已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

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

朱慈燠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

室朱熺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

府奉南王孫朱遠原封建昌永歷改住廣東瀘溪王朱慈

燠後朱江朱柏朱遠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燠朱浚

朱慈燿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朱勛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閩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爲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卽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囊橐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扁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爲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圮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嫫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闕一作關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遼省處處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朶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
柏木中有觀音像匡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
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
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 本朝改祭于混同

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
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
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兔牀先生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生園亭詩有句云石身

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取為座聯

有叩閣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

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晉郤

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藍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

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啟辛酉年允大冢宰李日宣之請也
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
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
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
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
弘光時又爲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
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爲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
畊交流靈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
市一年頗爲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爲堯峯僧某
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
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
掩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
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
近八暮踟躕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諡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旗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

學官二百五十六員 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 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 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 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 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 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 學官一百七十四員 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 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 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 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 四川正雜三百

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 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

員學官一百一十員 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

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

陝西三百三十九員 山東一百二十八員 河南三十

五員 江南四百十六員 浙江二百零六員 江西一

百零九員 福建一百九十七員 湖廣一百八十九員

廣東二百七十六員 廣西一百九十八員 雲南一

百員 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

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

科之設即所以補之

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

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

四也 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銜則曰

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廣陽一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
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
時何武也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
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嘓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
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
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
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

一匹中哆羅絨十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
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嗶嘰緞八匹中嗶嘰緞
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
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
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
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
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
金烏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
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

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烏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
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劔十把起金花單利刃劔六把
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
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
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
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
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

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
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
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
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
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
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
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

廣陽一
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燾林先生贈崔兔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筆路半荒公子室鷺虬誰返大夫魂秋驚鞞矢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旂爲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其布衣而

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晚通不叙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燾林先生贈棲霞瞿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腳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

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
風濤不向定中間晨宵起看峰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
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
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
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
而食歲輪一人出游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
甚眾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
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
法字憲之

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爲有良史之才
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

其腳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洺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洺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整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羨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攷洪武永樂下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攷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

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爲律清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韻鑑焉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卽僞位于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爲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爲衡永郴道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爲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爲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爲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爲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爲賊擄去不知所
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嚙姊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荆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卽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本是說易易卽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爲得之

又論老子不尙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尙賢貴貨是示民以

廣陽一
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
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
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
令桂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
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
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
士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爲合一

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剏與
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
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夏爾旦提兵忽抵西口

噶爾丹內犯在庚午夏此誤

京師戒嚴

每牛衆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
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櫬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
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
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
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
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
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
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尙多
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
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
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
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
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
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
民間雖有此本顧概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
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卽爲徒罪以

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鵲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麻以是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麻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煮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之未有能廢者
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
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
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爲教
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字三場畢送翰林
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
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
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寧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
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攷宋時稱
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
士今狀元攷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
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曹鼐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花吳言信福
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
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

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
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
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
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
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
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
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

聶公豹爲本兵袖一橐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
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橐
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
時免禍計耶聶艱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
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
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
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
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
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

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捐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救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救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間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于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

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
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
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
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
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
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
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
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
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効者
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
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
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
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
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

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啣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
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
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
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
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
也壁水獬附焉獬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
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
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
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麀張月鹿附焉

麀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
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
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眾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
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
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温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
力戰不勝死傷者眾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
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
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己時陷城撫

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
守備王璫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
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
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
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
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楊武陵困于瑪
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眾不滿千人乃遁于
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旣陷黃州益以麻城里

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眾各數萬人其勢益張
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
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
賊通約爲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
之親啟楚藩請發鎡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爲虞曰終
朝寇警寇若騎母豬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適奉巡撫江
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
帆西渡防守鎮筸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
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

斥爲狂生于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鉛查滓在上錫之查滓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厯半載餘
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
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
人剋火神祠以報神德卽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
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
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僭先輩之故也

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
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眞女
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
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
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
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患者
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
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碭

一本作陽

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

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擎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棊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竝能自知而爲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鹿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廣陽一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
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
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
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
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
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稟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
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
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
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
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
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
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裸裸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髑髏有訟官
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
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
屈者臂手糜爛

裸裸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 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興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口贊領鄉薦任興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甯殿元焦弱侯茲朱之蕃蘭嵎今任輿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卽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洫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洫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

也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
安甘涼肅西甯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
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
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
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與
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

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
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
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眾喻令薙髮然吾仍居
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
自來廬州鼎妻率眾出見貫甲鐵兜整凜凜如偉丈夫如
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
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
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

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
平時楊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
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
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爲韻略凡
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
爲唐韻大厯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
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
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
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爲

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
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
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
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
金王與祕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
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
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
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
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雥隴隨佳

入照麤隨鹿犇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郝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

今上初卽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

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牴牾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

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僂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僂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縶之臨

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割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

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鸚鵡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卞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羅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贖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櫬以此得歸

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雍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僂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

吸鐵尙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瘦可以爲器

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

皆成穴將蟹黃白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

蟹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蟹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蟹

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蚌一作蛭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

形如豆牙菜其首如泥螺醮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癩塊

不癢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

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

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搗取酥漿合麵成

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

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甯驛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

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

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

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

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眾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尙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卽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眾心幾敗大計

上譴謫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皆珽往也珽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卽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卽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尙

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
為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
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
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
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
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
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
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

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
卽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
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
卽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爲遼東巡撫
卽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質
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獏獏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
獨角獸然此卽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猺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

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郴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曰重為狡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

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癆癢膈哮方音徐吳曹

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噍噍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為羞獻于美獻于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甌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黍士贈錢鑿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

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

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
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
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始得
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銜壁誰憐軹道車西市
赭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
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
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
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

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島軍需飛檄催蔗

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

一本作襍

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

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

伺將母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
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
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
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計則恥辱狼藉更爲
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媵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

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羅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甯夏人屠人子也後爲甯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

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
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繩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
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歎以
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
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闖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
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

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遠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
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眾鴻遠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
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
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
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醵分延道眾誦經禮懺以爲祈禱
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

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士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不了了云

馬子騰云鶴鶉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閩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

從此正西則空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阜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卽交趾界 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

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

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聞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眾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家宰上西班牙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

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與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

東安縣在北

余塘全州界牌

分水塘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由桂

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

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

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

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

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

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

北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

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

敗不可居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

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

承寧府已為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無任

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敘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

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
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
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
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卽蒙氏五岳之
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
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
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
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

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
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
平口將軍尙之信伐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
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壻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澱
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
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
斷安能悉乎人意卽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

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卽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卽其處磬石爲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糶糶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輓轆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

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卽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 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草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

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姑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

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卽此地而龍駒卽龍渠之誤也但徵爲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 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殿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

楊家塢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
之去浙川三十里 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
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
虎窩灘數至泊河口爲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爲小
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
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荆子關至陝西
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
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
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

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
石春夏可十五石 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
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
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塔
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
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
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
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
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劄溝流入又過六

灘至桃花纘灘爲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爲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爲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爲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百春夏水大可十石 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塔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爲最險難行 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沿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鄢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卽鍼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

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爲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一終

廣陽

卷一

